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爲徵椒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爲說者以謂呂瀛牛馬之事微曖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爲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

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
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
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
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
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
其母載以歸卽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
者之微詞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
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
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
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住西

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

袁忠徹記

史云瀛

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

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

何喬新注

余應詩

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

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

沾酥胃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

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

交蓋在此時安權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卽位年

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廝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是忽乂之事朕平生大錯我死迎安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是忽乂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

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久之
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
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
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
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
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
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殂於應昌之讖
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治天下
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
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

祖嘗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
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
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
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
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
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
詔卽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
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
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
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

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安懽帖睦爾而不知其
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
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
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
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
者故不厭其詳複云

書沈伯和逸事

沈應奎字伯和常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
諾好急難毅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
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

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
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
殺其猛犬縋牆而入篡奪其孤嫠以歸芳以布
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
邵樗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
求問管仲廟與人拜入古廟中卽亡去少年數
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
揎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
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甌行數十步
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

象設摸碑刻久之乃去日下春徐步歸逆旅館
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
邸舍有驪食人圍觀如墻伯和怒曰奈何縱獸
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驪舍
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
尺許驪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
迎拜道左面目鐫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
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
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
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

戊伯和官刑部郎 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
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
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
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
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
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
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
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 神祖勿
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特伯
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奴酋必叛李氏必敗中

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
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
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
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
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
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
御史大驚且慙執其手囁嚅祈少緩乃趨而出
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
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
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沾濁醪如餲飯麤糲

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
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
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
爭囂畢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
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
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
蓋無如伯和者稅監高宥將自汀入粵伯和大
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
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案聞之縮舌而止其
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書盧孔禮事

萬曆甲午沈伯和上公車宿交河之富莊驛道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告曰縣有義士盧千斤路遇不平歐其人立斃實無意殺之也方當繫獄論死無可援救是以歎惋耳伯和具衣巾謁縣令語之曰某以公車道出於此聞壯士盧孔禮誣誤殺人非故也今倭方躡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詢於介衆以誤殺貰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卽有事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填牢獄無爲也縣令

慊然異其言拱手曰謹受教明日朝縣人而問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曰吾欲賞孔禮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可乎皆扣頭曰幸甚孔禮遂得釋趨縣門搏額稱謝令曰非我賞若也吳中沈舉人教我賞若也孔禮出訪問知伯和姓名剪紙爲牌位朝夕炷香拜祝伯和下第還孔禮率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烹伏雌釀宿酒妻女治養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和來皆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和爲長筵列坐飲

嗽如波捲電嚼笑語欲沸伯和持鐵簡起舞譚
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蟻涌羣少年髮植如
竿願爲沈公死臨行孔禮再拜把酒言曰孔禮
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如有事四方孔禮
率五百人裹糧服天以待命惟公之所死之庚
申之秋奴陷開鐵余服除赴闕伯和罷官里居
執手慷慨具言孔禮事本末曰孔禮必不負我
吾折簡爲兄招之卽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
行可也余過富庄驛聞 光廟大行囑驛卒郵致
伯和書不待報而去冬十月一男子款門求見

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安在曰孔禮病風臥蓐不能起得沈公書流涕漬面伏枕頓首遣某來謁謝問所謂五百人者曰強半老且死矣其存者多死於援遼兄弟三十人僅孔禮與某在孔禮又病某晨夕守視不復能從軍矣坐而飲之酒鄭重流涕而別歲逼除家人自南來雨雪塞路孔信率壯士十餘人怕首腰刀傳送至河間乃去伯和歿後十年餘余以急徵過富庄宿邨店中寒燈熒熒追理昔夢作交河壯士行數千言質明而失其稿至今耿耿挂胃臆聞